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陆 棣 著

# 与百万富翁同行

JIUSHI NIANDAI CHANGPIAN XIAOSHUO XILIE YU BAIWAN FUWENG TONGXING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陆棣 著

# 与百万富翁

# 同行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庄志霞

封面设计：唐伟杰

## 与百万富翁同行

陆 棣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970 1/32 9.25印张 8插页 181千字

1993年7月北京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7.90元

ISBN 7-5006-1347-4/I·289



1992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下海多年的个体作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一部长篇纪实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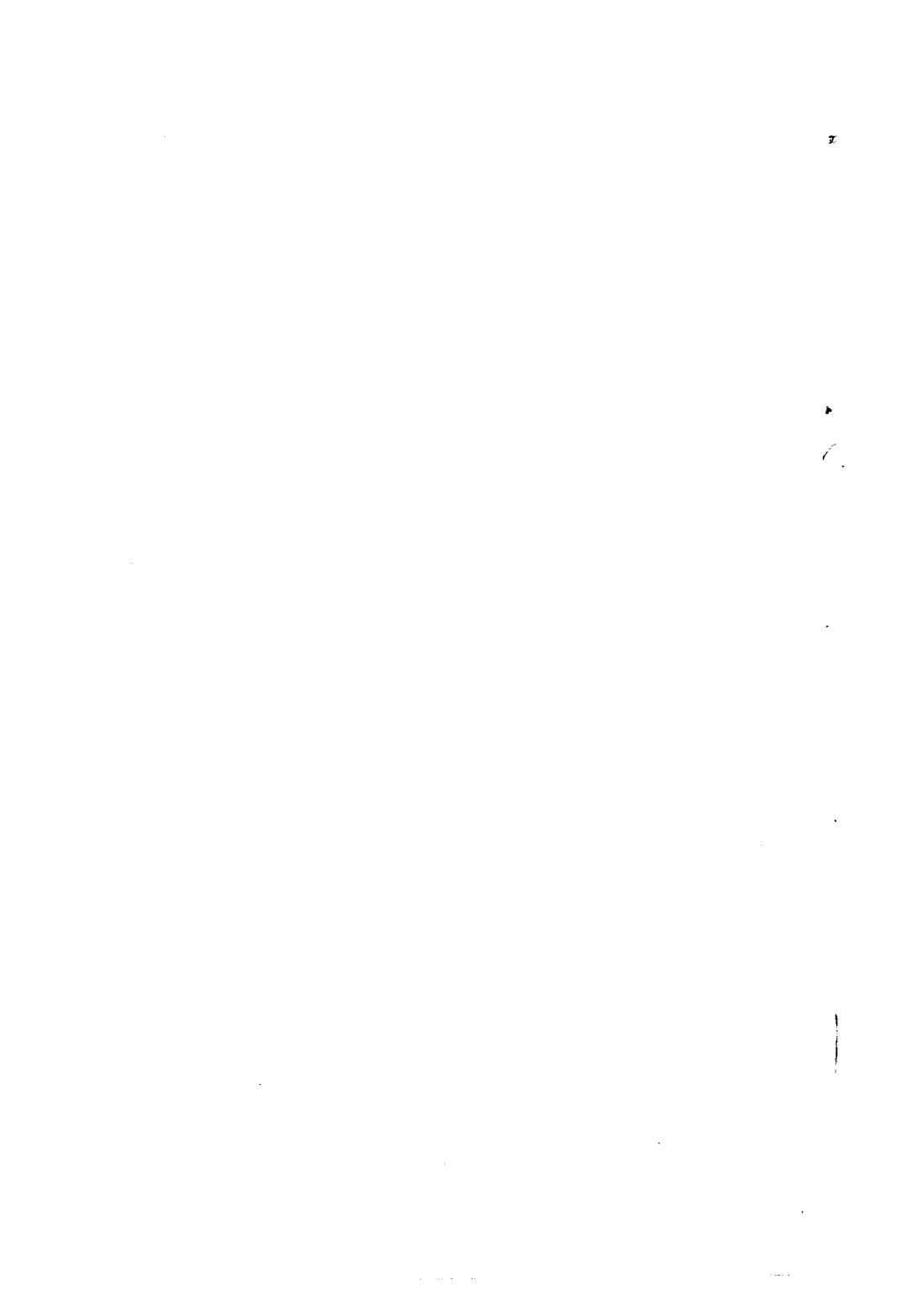
走出校门、渴望去寻找致富门路的少女，有幸与一夜暴富的百万富翁同行。途中历尽凶险，几疑九死一生。为着信守贞操，如履薄冰。自诩腰缠万贯的假富婆曾一度使人迷惘，禁不住情场被骗、生意破产的真富翁最后杀妻伤子、成了“疯子”；而少女真心倾慕的身无分文的小工，却在波诡云谲的商战中成了踌躇满志的百万富翁。

作者以纪实手法，直录了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女困惑于人生的真切情感，以犀利的笔触刻画了社会上一批急于发财者的浮躁、穷怕了的暴发户的乖戾心态和良知泯灭害人害己的无赖、丑类。同时，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具有超人胆识、敢于冒险犯难、沉浮商海、由弱变强的成功者的形象。

陆棣近年来创作活跃，他的作品视角新奇、情节曲折、悬念横生、高潮迭起，有“文坛怪才”之称。

你是有钱人吗？  
如果你认为自己有钱，那就是有  
钱人。

——袁洪



差不多全社会的人把我干的这一行都唤作“打桩模子”。对这含有明显的不屑一顾的贬义词，我并不自惭形秽。

在我眼里，十字路口就像十字河口。我像个垂钓人，手托展开的三夹板烟箱，烟箱中姹紫嫣红琳琅满目的香烟就像鱼饵诱惑着水中过往的“鱼儿”。

每天下午四时后，这“河口”的“鱼儿”就会多起来，正是我“垂钓”的黄金时间。

“不抢不偷，愿者上钩。”我每想起把烟客比作“鱼儿”，把自己比作“钓者”就会忍俊不禁。

“来两包‘健牌’。”一个女人的声音。

“买烟吗？”我重复问。女性买烟不多见。

女人笑了。

我递烟，收钱。展开钞票，发现里面卷有粮票，忙喊女人：“喂，阿姨，粮票！”

女人似没听见。

我追上前：“阿姨，你的钞票中夹着粮票，二十斤。二十斤粮票黑市价要四元多呢！”



女人停下步，没有接粮票，若有所思地盯着我，微微一笑。

“你……”

“你好像每天在这里贩烟？”

“我也天天看到你。”

女人有一种温文尔雅雍容华贵的气质。

我忍不住问：“你在哪里工作？”

女人宽容地笑了：“我最近忙着办一件事。日本国永仓株式会社的总裁华雄林，在上海金陵东路上设驻沪办事处，与中国有不少大宗的贸易往来。再有一个月，将是上海市郊蘑菇上市旺季，我最近正忙着张罗这件事，准备到时大量收购蘑菇，出口日本……”

“是吗？！”我有些吃惊。尽管我初见这女人就感觉到对方不是个平庸之辈。

“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干这种贩烟的活能有什么出息？”女人转缓口气问：“你一天能挣多少？”

“二十来元吧。”我犹豫不决地回答。

生意人最忌讳别人问自己赚多少钱，而人们偏偏又最关心这个问题。不过，我的回答还是较诚实的。

“二十来元？”女人温柔地一笑。“从早晨站到深夜，还时时提心吊胆的，太可怜了。你尊姓？”

“陈晨。人家叫我阿晨。”

“阿晨，我看你挺老实，有心帮助你。如果你有兴趣，我保证你在这收蘑菇的前后三个月中有三万元的收入。你跟我，每年收入十万元以上。我不勉强你，求我的人并不少。”

女人从那铮亮的黑色公文包中摸出一叠信，抖了抖，“瞧，

才两天就收到这么多的信。但是我一个也瞧不上……”

“你是……大老板？”我吞吐着。

“差不多吧。”女人毫不在意地笑了，“我是日本国永仓株式会社驻华的总代理人。今天算你阿晨走运，幸运之神撞到了你的门槛上了。二十斤粮票换来了我对你的信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遇，我激动得无言以对。

“你愿不愿跟我，不用马上回答，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叫什么？”我忽然想起。

“丁渝。”女人回答。

丁渝向我告辞，穿过马路，对面是商业楼。楼与楼之间有条水泥路，直通后面的高层居民住宅。

夜色抹去了路口那十六层高楼的红褐色，与四周的黑暗混成了一体。唯有楼顶上那巨大的钟盘散发着柔和皎洁的光彩。

月上中天，我才收摊回家。

回到家里，我匆匆上床。虽连连打着呵欠，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多少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能暴发起来。

“暴发是有机遇的，这可能是一次能改变命运的机遇，所以无论如何得抓住它……”我重重翻了个身。

“阿晨，都快天亮了，你还没睡……”隔壁母亲睡意朦胧地喊，“这两天，你怎么老是心神不定，要当心身体……”

我没有回答，尽量不再翻身。

“那个丁渝真是幸运女神吗？”太阳穴被思想得微微有些发痛。或高兴或忧虑，心烦意乱难以入眠。

难熬的夜。

## 二

“阿晨，生意好吗？”传来一个粗浊的女人声音。

我吓了一跳，忙抬头一看：“啊，是胖老板……”

“你白天黑夜地抓钱，全世界的钱都要被你赚光了。你看，我也来买几条烟，挑你发财了。”胖老板腆着肥硕的肚皮说，“阿晨，看你刚才沉思的样子，是在想男人吧……”

“你又胡说八道了！”

胖老板很有钱，在这地区是个“知名人士”。她是我的常客，每次都是好几条烟。出手大方慷慨，从不斤斤计较。

“我瞎说？”胖老板穷追不舍，“你可以问问别人，我可从来不会瞎说一个人的。”

“我不跟你说了！”

“阿晨，如果你想男人也是正常的，何必羞羞答答呢。我十八岁就和一个男知青谈过朋友，那时我可苗条呢。‘好女不满百’，我九十六斤，谁见了都爱我。那可是个疯疯癫癫蠢头蠢脑的年纪，什么也不懂，真的相信什么屁爱情。一场小孩子的梦……”

我明白胖老板的话闸子只要一开就没法收住。胖老板是

个直肠子女人，大嗓门、爱笑、粗眉大眼、脑满肠肥，体重不下一百六十斤。

不过，我喜欢胖老板的聊劲。

“嘿，阿晨，干我们这一行也苦，该拜的爷们太多了，得罪一个都不行。别人以为我们个体户赚钱容易，但是我们的苦处谁知道？比如说我现在和一个乡下男人合伙贩猪肉。每天凌晨三时他就要起床，骑了摩托车到江苏太仓去批发进肉，马上赶回这里卖早市。现在的天还可以。到大冷天，你想想看，别人家男女在被窝里暖暖和和亲亲热热抱成一团，我们却要早起。车子突突地在公路上跑，那种冷啊，绝非人家能想象得出的。钱确实好赚，一天五六张分没问题，但是苦啊。虽说我是个女人，他照顾我，但他在乡下有老婆。那乡下老婆老得简直像他的娘，我比他老婆强上一百倍。你不要笑我，他挺喜欢我，我也喜欢他。男女扭在一起总是那么回事……”

“是的，男女扭在一起总是那么回事。”我想，正因为如此无聊，我才迟迟不交朋友。我惊异于胖老板似乎永远这样精神焕发。

胖老板忽然刹住了话语。

东边路口传来了摩托车“突突突”的引擎声。

“你看，他来了！”胖老板笑着说。

一辆污秽龌龊的红色幸福牌摩托车飞速驶来，突然停在我们面前。引擎声依旧，胖老板灵活地跨上了车后座。

“胖老板，烟……”我急切地喊。

“老样子，五条良友。明天早晨来取……”

胖老板丢下了一个甜蜜的笑，随着车一阵风似的消失了。

我舒了口气。“这一定就是那个老婆老得像他娘似的流氓乡下男人了……”我想。

### 三

“丁渝该出现了……”我心神不定地想，目光频频扫视着路对面商业楼之间的水泥路。“会不会在我和胖老板聊天时走过去了？”

大钟敲响了，整八下。

“你好！”我的眼前蓦地发亮，我看到了丁渝，一下子竟激动得想哭。

“你在等我吗？”

我的脸热起来了。

“我在这新村里有个小套间，是我爱人单位里分的。他是化研所的研究人员，他很爱他的工作。我们在上海徐家汇有一套高级侨汇公寓，不常住。因为他喜欢这里……”丁渝穿着质地细腻的天蓝色连衫裙，上面绣着不少洁白的花叶，鼻梁上戴着金属架变色镜，显得娴静清雅飘逸大方。

“与胖老板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我不由想。

“阿晨，你有事吗？”

我再也沉不住气，吞吞吐吐开了口：“是这样，丁渝，你讲的事……我很有些……不明白……是否讲清楚一些？我、我不是不信任你，真的……”我显得十分紧张，我明白我的话里

其实充满了对丁渝的不信任，但又无法不说出来。

丁渝满不在乎地笑了：“没关系，这说明我的眼力不错。你很细心谨慎，这真好。现在社会上杂七杂八的人特别多，做事千万不能轻率冒失。是这样，我应该告诉你：我家原先住在茂昌路三十八号，我在丰源木器制品厂当厂医。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家的隔壁住着一位孤寡老太。我见老太孤苦伶仃，常去帮助她。老太常常生病，又没有劳保。我利用职务之便挪用了不少厂医务室的药，这样前后有七年。我完全出于对她的同情心，我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医药费，只能用这种形式为她看病。由于老太总是向人述说我待她如亲生母亲，居委会就以助人为乐的典型事迹汇报上去，妇联派人来了解我的先进事迹。结果先进事迹没有搞到什么，挪用工厂的药事却暴露了，我因此离开了丰源厂。我没有恨老太，她是好心。好心不一定有好报。正当我走投无路时，一九八八年，有一位叫华雄林的日本富商寻来了。谁也没有料到老太会有这么个亲侄子。老太被华老板接到了国外，住不惯，半年后回来，却一病不起，死了。在老太去世后，我得到了华老板为我买的一套高级侨汇公寓，房址在上海徐家汇。华老板还用我的户头在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存入了二十多万美元。这次华老板委托我，全权负责永仓株式会社计划从上海出口日本蘑菇的业务。十月中下旬是市郊蘑菇上市旺季，离现在还有一个月。我说过，我想找个信得过的帮手，十分难找。现在的人重利不重义。你也知道，想跟我的人太多啦，可惜我瞧不上。阿晨，你如果想来，我可以考虑。你认为呢？”

丁渝的金属镜架在阳光下闪烁着，那变色镜片越变越深

了，使她的眸子朦胧模糊起来。

“我明天回答你好吗？”我动情地说。

“没有什么不好的。”丁渝露出了长辈似的慈爱笑容，“我昨天就讲过，给你三天时间。”

“怎样才能证实她的话是真实的呢？她不会是骗子吧！她想骗我什么呢？骗钱吗？不可能。她会用这种笨法子骗钱？人贩子？见鬼，我怎么想到这地方去了！她把过去和现在的家庭地址、把她原来的工作单位和职业都告诉了我，会有这么愚蠢的人贩子吗？那么她想骗我什么呢？唉，又胡思乱想了。也许人家是好心，我不该无缘无故去冤枉人家。话又说回来，怎样才能证实她的话不是假话呢？”

丁渝走后，我的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

蓦地，我眼前一亮：“我也太傻了，与其这样煞费苦心耗着精力，还不如收起烟箱去实地调查一下……”

茂昌路是一条老街，因为不是商业区，显得有点偏僻。

我寻到了三十八号。一排街面平房，三十八号在北面第二间，我敲响了那扇漆成紫酱色的木门。

“你找谁？”开门的是个男青年。

“丁渝住在这儿吗？”我明知故问。

“你是说丁渝吗？原来住这里，早搬走了。”

屋里有个女青年在洗菜，一个小男孩趴在桌上玩着彩色塑料积木。显然，这是个三口之家。

“能打扰你们一下吗？”我请求。

男主人惊讶疑惑的神色，上下打量着我，不知所措。回过头用目光询问女主人。

女主人犹豫不决地停下手中活。

“我只打扰你们两分钟……”我补上一句。

“你有什么事直说吧。”女主人开了口。

“听说你们的隔壁曾经住过一位孤寡老太，和丁渝相处得很好，后来老太被她亲侄子接到了日本。有这件事吗？”

“老太原来住在我们的隔壁，听说八十多岁了。后来老太的侄子来看她，把她接去了日本。老太不习惯日本的生活，再加上语言不通，没过半年就回国了，不久病死在中心医院。我们也是搬到这里后听邻居说起的。”男主人说。

“你们认识丁渝吗？”我问。

“你是丁渝的什么人？”

“我和丁渝刚认识，所以想了解她的一些情况。”

“她过去与我爱人一个单位，丰源木器制品厂的，过去是厂医，听说手脚不干净，利用职务之便偷盗了大量的药品，早被厂里开除了。”男主人脸上显出阴阳怪气的神态，“你大概知道她现在很有钱了，所以才想了解她吧？”

“你在说什么啊！”女主人不满地盯视着男主人，责怪他的失礼。回过头说：“也是那个老太婆昏了头，总是罗里罗唆说她好，想不到反害了她。厂方追查起来，她前后共偷盗了各种药品约一千多元。考虑到她的犯罪性质与其他犯罪毕竟有所不同，从宽处理，没有判刑，作了开除出厂的决定……”

“那么她怎么生活呢？”我追问。

“她怎么生活？她有的是钱。听说那个老太的侄子是日



本什么大公司的老板……”

为了早日告别“打桩模子”的生涯，我不得不敲响了丁渝家的门。

门开了，是个清癯修长的中年男子。

“你找丁渝？她还没回家。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你？太脸熟了。噢，我想起来了，你是十字路口的烟贩。我上下班天天经过十字路口，女性贩烟的不多，所以我认出了你。你进来坐坐吗？”男子显得十分殷勤。

我猜想他准是丁渝的爱人，那个热爱本职工作的化研所研究人员。他一人在家，我自然不会冒昧进屋的。我的父母一直这样教育我。

#### 四

都说有多少电线杆，就有多少“打桩模子”。每到傍晚，十字路口隔几步就有一个“桩头”。

我的位置相对来说是固定的，在南路口的路灯下。这是块好地段，有免费的灯光照明，底盘凸出的路灯柱基成了永不移动的座位。

路对面是一对六十年代去安徽的夫妇。前几年回沪，儿女均在这儿读书。一家四口没有户口，借私房，吃议价粮，完全靠他们夫妇贩烟维持生计。当学校假期来临，两个儿女就